

独处

■飞鸟

独处是对内心的一种修炼。面对他人，我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戴上面具，哪怕是对着我们最要好的朋友，最亲密的亲人或恋人，都难以做到完全真实。

人赤条来到这个世界，原本就是孤独的。因为孤独，我们喜欢热闹，喜欢繁华甚至喧嚣。身处在热闹中久了，心灵就会慢慢适应了热闹，习惯了，麻木了，虚浮了。内心因为虚空会变得软弱和疲累。只有独处，才能找回真实的自己，才能不断思考活着的意义，才能追寻与探索生命的奥秘。

独处，让灵魂彻底安静下来，会发现很多平日不曾留意到的美好，以及生活细微处的感动。一只麻雀，落在窗前的树上，它微闭了眼睛，栖息在阳光里，树叶像一面面亮晶晶的小镜子，晃来晃去，麻雀宛若时间的一枚果实。它轻微的呼吸吹动了

浮尘，偶尔发出低微的鸣叫声，是甜蜜的呓语。它做梦了，是梦见像鹰一般高飞，还是梦见了恋爱，也许梦见了甜香的食物吧。望着树枝间的这只麻雀，内心忽然安静，世间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有着美丽故事的，都是值得尊重和爱护的。这个下午，我忽然开始喜欢貌不美声不悦的麻雀。

独处，才能安放灵魂，心也才会轻灵。学会独处，懂得独处，才能收获人生的快乐。

古人说：慎独。大概意思是说独处就是内省。独处时，从内心深处揪出那些猥琐、黑暗、软弱的恶臭东西，舍弃掉，让美好、温暖、光明的芬芳在心怀里弥漫、飘溢。独处，能看见真实的自我，能发现细微处的美好，能修养出恬静和优雅。



老师不能当“好好先生”

■杨子强

现在，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愿也不敢批评学生。

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家长的不理解和不支持使得很多老师抱着“惹不起躲得起”的心态，对应当批评教育，甚至应当惩戒的学生“睁只眼闭只眼”，当起了“好好先生”，一味表扬与鼓励，批评教育俨然成了校园“雷区”。

诚然，鼓励式教育是当前教育领域更为提倡的教育理念，鼓励可以帮助孩子们树立自信，更利于个性养成。但鼓励式教育绝不是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全部，在给予“胡萝卜”的同时，适当配合“大棒”，进行必要的提醒和批评也是非常必要的，已有研究表明

文竹

■王伟

名花异草，各有所爱，而我独爱文竹。

文竹，顾名思义，是“文雅之竹”的意思，其实它不是竹，只因其叶片轻柔，常年翠绿，枝干有节似竹，且姿态文雅潇洒，故名文竹。

文竹为多年生常绿藤本观叶植物，是观叶类植物中的上品。它不需要占多大的空间，不需要多少阳光雨露就能生长，在窗台、书案、客厅，都可以静静地为喜欢它的人们添一分淡雅添一分别致。

我个人认为，最适合摆放在书案上的盆景莫过于文竹了。

我的书案上就常年有一盆文竹，它姿态优美，高雅大方，水平展开如羽毛状的绿叶，细柔可爱，它四季枝青叶翠，葱绿不改，生机盎然。

文竹没有君子兰的高贵，没有月季花的馥香，没有牡丹的华美，没

有玫瑰的娇艳。文竹有的是松树的风格，是文人的气质。

文竹是书案上的风景，像一位淑女，秀美、纤柔、婀娜，让人心生怜爱；又像一位隐者，自由、飘逸、恬淡，给人一种脱俗之感。

我喜欢文竹，喜欢它的层叠翠绿；喜欢它的疏密清丽；喜欢它的高雅宁静；喜欢它的风骨气韵；喜欢它的纯洁与本真；喜欢它的自然与简单；更喜欢它能静静伴我读书的时时刻刻。

每当我读书写字疲劳时，我总是把它轻轻捧于掌中，与它静静对视，默默与它进行心灵交流。

人们对某些花草的喜爱往往因为其稀有和名贵，而我对文竹的喜爱更多的是源于它的品质。文竹很普通，不张扬，不自卑，默默地奉献永恒的绿色。

一盆文竹，一抹绿色，装饰着我的书案，美丽着我的心情。



两颗小葱

■张然

周一至周五，一般情况下我会在单位食堂就餐，很少在家吃早餐和午饭。妻子常常一个人在家将就着吃，所以，葱姜蒜这些在妻子看来比佐料还重要的东西常常会多购买一些。姜和蒜可以放置在厨房的菜框内，而葱如果放在菜框内会干掉，尤其是葱叶子，在高温下更容易干掉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为防止葱叶过早过快干掉，妻子常用塑料袋把它们装起来放在冰箱内。

上周六，早餐我炒菜时需要用葱作配料，打开冰箱一看，还有两颗葱，再打开塑料袋一看，整个葱叶子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，不能再用其作配料炒菜了。

吃过早餐，我收拾垃圾时发现这两颗可怜的小葱，心中顿觉“食之无用，弃之可惜”。出厨房，我突然看到院内有个有土无花的盆，便把这两颗小葱栽了进去。

过了几天，奇迹发生了，这两颗小葱竟然活了，而且长势喜人。原本



柔软的葱白摸上去硬硬的，原本没有生机的叶子也开始长出了绿绿的长叶。

妻子感叹地说：“没有想到这两颗小葱的生命力如此顽强，我把它们放在冰箱里至少有两个星期了。要是动物也早已冻得没气了。”

这两颗小葱使我想起，心中只要没有烦恼和忧愁，对于外界敢于淡然对待，内心勇于坚持，定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，定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奇迹，定能取得令人耀眼的辉煌！

身边事

珍宝总是珍而稀

■金星

在外地和读者（其实也是作者）交流，听到一个问题：我特别喜欢有韵律的文字，为什么现在报刊上能读到的很少？我懂得，他真正想说的有韵律的文字，其实是格律诗词。

也未必是见不到了。有时候只是视野所及毕竟有限的问题。格律诗词，不仅有作者个体间的联谊交流，专门的期刊也不止一种。但在更大众的媒体平台上，它们确实出现得有限。因为好诗词难觅，不仅对编者，对作者更是难度不低的一种考验。

对当代人而言，格律诗词之难，不言而喻。连在旧体诗词写作上卓有成就的毛泽东同志，在为《诗刊》出版致贺时都说：“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，旧诗可以写一些，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，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，又不易学。”怕束缚青年人思想，当然是革命家站在历史高度上的观点。但“不易学”，则是一个精通诗词的大家站在写作角度的体会。

格律诗词之难，在于它有已经成熟到极致的韵律体系，有严格的韵、

平仄、对仗等方面的讲究。比如押韵，即使是古人，在写律诗时，也是严格按照诗词格律的定式押韵的。所以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，清代一般人常查阅的《诗韵集成》等韵书，不仅可以说明明清代的押韵，也可以说明唐宋律诗的用韵。

而当代人学写古典诗词，又不能不从最盛的格律诗词起步，不能不以格律为准绳。因为相比新诗，旧体诗词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就在于它音韵的魅力。正是难度与束缚，才导致好诗词鲜见。而在那个颇有难度的门径里能采撷到珍宝的，自然是少数。这恐怕也是它至今对读者和作者依然有吸引力的缘由吧。

珍宝总是珍而稀的。这或许能回答那位读者的问题吧。

